邂逅格非、曹文轩、刘东：关于文学 关于家乡

本报记者 苏墨

7月8日至12日,第六届江苏书展在历史名城扬州举行。“崇文重教”是江苏的传统,“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从这里走出了张若虚、范仲淹、文征明、金圣叹;走出了叶圣陶、钱钟书、朱自清;走出了格非、曹文轩、范小青……

“让读者找到好书,让读者遇见名家”是江苏书展的用意所在。这次跟随全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在扬州采访,记者便邂逅了格非、曹文轩、刘东。他们讲起了文学,讲起了文字下面的家乡血脉。

格非：漂泊的人才有故乡

原名刘勇,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丹徒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先锋文学”代表作家

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是“先锋文学”代表作。

2015年,以“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最近,格非推出了关于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望春风》。儒里赵村,江南一座简朴而风景如画的乡村,号称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小说写了江南儒里赵村50年的微缩景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运动。“江南三部曲”写江南,《望春风》还是写江南。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故乡,只有那些漂泊的人,那些远离的人才有故乡。我相信我奶奶没有故乡,因为她永远在村子里面不出去。我从16岁离开老家江苏去上海,然后去了北京。我在上海生活了20年,去北京的时候,上海好像也成了我的故乡,所以概念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看。”格非说,离开故乡的那一天,他才开始认识故乡。他不断地返回故乡,每年回去看一两次父母,故乡都在不断地变,他觉得,总有一天回到家,故乡会没有了。他通过记忆可以重现出来的故乡,有河、有坟,但这些被推平后,连记忆都不确定了。有没有故乡,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只有到了故乡,有回到故乡的可能,才会觉得舒适。

“《望春风》的动机在于我刚好面临故乡在拆迁,再次促使我对故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赶上拆迁,可能不会写《望春风》。我对它的消失有一个切肤之痛。毫无疑问,我所有的智慧和写作资源都来自家乡。”格非的感受解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家将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寄托于作品中并付诸行动。“对我而言,离故乡越远,就是离它越近。”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没有出现先锋派,中国的文坛就缺了很大一块;如果先锋派没有格非,也难成气候。但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格非?作为一名正统教育出身的作家,为什么会以先锋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

格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代本身也会向它的作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是1981年开始读书,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社会开始自我意识的苏醒,大量西方的东西传入中国。当时每过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思想都会出现一些特别重要的变化。那时候的变化以月来计算,非常快,我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会在文学上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不光是我一个,像我的同行,余华、苏童这样一些作家,都是受现代主义影响非常大。这是我们走到现在这样的原因。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

曹文轩：我对这块土地感恩不尽

江苏盐城人。儿童文学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主要小说有《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

2016年4月,获“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

《草房子》《蜻蜓眼》《青铜葵花》……曹文轩的文学世界里,离不开童年的记忆,离不开故土的温度。这也形成了他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

“其实每个人的创作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美学兴趣也大相径庭。像格非先生,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差别特别大,他可能在一段时间更倾向于现代主义,可我更倾向于古典主义。我毫不掩饰对17、18、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文学的倾向,我的作品,虽然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但这是我的倾向,我可能沉湎其中。我的文学观非常傲慢,我认为文学是这样,然后就会走下去。”

在曹文轩的观念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变化来,变化去。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但仔细看,依然打着我最基本的文学烙印,这些书一直是我的孩子。”

说起家乡,曹文轩感慨道:“我对这块土地感恩不尽”。

“如果离开江苏我会有今天?我会坐在这里面对媒体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可能。我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江苏所特有的土地,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写作资源,征服了读者,征服了安徒生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作品所有的属于我的特质,仔细考察,都是因为江苏盐城这个特有的地方。比如说水,我是在水边长大的人,出门走三里地过五座桥,那么多的故事,都是在水面上发生。我的作品里面所谓的纯净、干净等品质,都和水有关,因为一个在河边长大的人是特别容易清洁的,所以从那个地方离开之后,我走到哪个地方都是特别爱干净的人。比如说在海南整天出汗,但一进到宾馆,团里所有的团员,大概没有一个比我更快地洗澡。越干净越好,这也带到我的整个文字世界里面。”他坦言,这片独特的土地培养了他特有的情感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培养了他特有的美学境界,给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故事,而这只可能发生在江苏盐城这个地方。

刘东：总有一根筝线牵引着我回归故乡

“徐州是我的老家,南京是我智慧成长的地方,读过书也教过书,并在南京大学的宿舍里写成了人生中第一本书。”刘东说:“江苏,我没有片刻离开。因为无论走得多远,总有一根筝线牵引着我回归故乡。”

除国学领域外,刘东所治学科还有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等。他认为,译百家书立一家言,读古书承文脉,译洋书“拿进来”。同时,他建议写书不能太功利,建议写书者要多读古书,多看西方文学作品。

“我们这一代人命最苦,是从文化的废墟里面走过来的,旧书都烧了,洋书进不来,因此只能因陋就简。我固执地写书或者译书,是固执地给我们找到更高的基础——‘译百家书,成一家言’的基础,知道古人知道什么,又知道外国人知道什么。”刘东感慨道。

对于他来说,编的书太多,现在是成一家言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和西方的大师、中国古代的思想者比肩,“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

刘东在很多场合提过“再造传统”:“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要新民,但想要创造新的,还是要依靠一个旧有的体系去建,不可能把旧有的全部打翻在地。当然传统也有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17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当我将要开口时，为何又感到空虚？

唐宝民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病逝。五年之后,其长子郭本城先生以文字重返柏杨的生命现场、深情追忆了柏杨的一生,这些文字,结集成了这本《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透过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我们能够了解到柏杨先生曲折的人生历程,他是从白色恐怖中死里逃生的,这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用所经历的苦难,照亮了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

柏杨的一生多灾多难,生逢乱世;母亲早逝、继母凶暴;求学数度受挫;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流落到台湾后,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他: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被减为8年。直到1977年4月1日才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柏杨之所以屡遭磨难,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柏杨受鲁迅影响很大,他写作的目的,其实是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传统文化是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都被酱成干屎块……我不断

用苦难照亮历史

地呼喊,企图使酱缸稀释,才能解除中国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许多稍有思想的异见人士都遭到关押,但柏杨却毫不畏惧,“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最终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可贵的是,即使是身陷囹圄,柏杨也没有消沉,而是在绝境中奋起,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在狱中写作,是非常艰难的,“父亲早上用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钢板一样。他背墙而席,纸板放在膝上,专心构思。”柏杨以自身的苦难,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柏杨曾强调,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么它就必将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历史的遗忘,必将使我们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一位西方诗人说:“酒店打烊,我就走。”2008年4月29日,酒店打烊的时间到了,柏杨先生安静地走了,“一叶扁舟从此去,双桨无声水无痕。”这是一本让人读后感觉沉重的书,但它能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也使逝者能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诚如作者所说:“我祈盼这本书,能唤起大家对先父的追忆,也让我们都能更认识先人奋斗的过程,学习那坚韧不拔的毅力。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不尽然是悲剧,因为死亡可以导致永生。父亲骄傲的是,他知道自己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邓崎凡

我的一天从“阅读”开始:于睡眼蒙眬之际,摸过床头的手机,解锁,屏幕被当日推送的诸如某某明星遭遇劈腿、某“小三”与正室当街撕扯之类的文字占据;微信里,群发的、未读的消息也满屏,有点评时事的高论,有滋养心灵的美文,也有励志激昂的“鸡汤”……十几二十分钟之后,直到眼睛被这些信息撑得肿胀酸痛,我才起床。

入睡前,这样的场景往往倒序循环一次。于是,我的一天便与“阅读”陪伴始终。

在这一早一晚之间,我又从手机上阅读了多少文字,实在无法统计。手机让我的“阅读”无比便利,因为有它,“阅读”与我的生活水乳交融:吃饭时,我右手捉筷,左手持机,食不觉味;走路时,我低头前行,有一次竟撞在了电线杆上;地铁里,我埋首阅读,好几次坐过了站……

我身边的人大都和我一样,而每当在地铁里看到满车厢里低下的头颅,双眼紧盯着发光的屏幕,那些或肥大,或精小的后脑勺,在我心中立刻高贵了起来: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后脑勺啊!

感谢手机,这个原本只是沟通现代人外在世界的工具,也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充盈丰满起来。

这是一种不论高低贵贱,占领一切后脑勺的充盈丰满。这种平等的便利让我忆苦思甜,想起了小时候的阅读经历:

小时候,爱读书的我不幸没有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家里阁楼上装了几箱子的书里,最多的是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是我的启蒙读物,当同龄人在父母的谆谆教诲之下学习如何作文、写日记之际,我把那几箱连环画翻得油油腻腻,残缺不全。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书连同书里的故事也曾让我食不觉味、走路撞杆。

我还会和身边的“同道中人”交换着看,谁借走了我的书,我借来了谁的书,记在小本子上,清清楚楚,像是在打理一桩关系身家性命的生意一样小心翼翼。

识的字多了一点,就开始直接看小说了。《说岳全传》《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每本书都为我色彩斑斓的童年增添几分浪漫的幻想。

“书非借不能读也”,是后来我才听说的话,当时匮乏的我确乎印证了这样的道理。当时的书多是借来,好多书,因为太喜欢,竟起了贪念,拖延着、隐匿着,不想还,到后来拖不住、藏不住了,终于要还给别人的时候,好像是将自己的宝贵之物送给了别人般不舍。

再后来,学校的图书馆可以借书了,自己有条件可以买书了,也依然爱读书,为考试,为写论文,为了解一个不太了解的领域,为获得想要获得的知识。

“新知”逐日增长,“阅读”愈发便利。走出童年的我发现,人生有很多我未曾触及的乐趣,电视可以讲述故事,电影能够打动人心,书本之外的世界也很精彩,纸上的阅读并非唯一。

手机带来了纸张这种阅读介质的最后“革命”。方寸屏幕之间,之前纸张为我们构建的世界土崩瓦解。

前两天,整理书柜,很多未开封的书里,竟生了虫子——我确乎很久没有拆封那些一时冲动买回来的书了,每天的手机“阅读”已让我目不暇接,头脑充盈了。而我十来岁的堂弟,写作业查字典都很少去翻那本厚厚的字书——手机什么都有:大到典故介绍,小到字音读法。

这是一个有别于我年幼时的“阅读”世界,这是一个占领一切,让我们“头脑充盈”的世界。

只是,当我将要开口时,为何又感到空虚?

高谈阔论

这位明朝画家，穿越故宫来看你

在最近刷屏的创意H5《穿越故宫来看你》中,有一位画家也身列其中。H5中,有一幕情景是永乐皇帝朱棣在晒自己的自拍照,朋友圈中皇后、太子等人点赞其后,其中一位点赞者名叫王绂(H5页面中错讹为“王钹”)。H5开发者解释之所以置入王绂,原因在于他是明朝一位画家。

在名家辈出的明代画家中,比起唐伯虎、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王绂的名气自然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但在明初画家群体中,王绂可谓书画双绝的才子。

史书记载,王绂因为擅长书法,被召入朝廷,授中书舍人。相比其书法,王绂的画艺更胜一筹。《明史》赞誉王绂“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明画录》称他“能于遒劲中出媚姿,纵横外见洒落”,并点明其“以墨竹名天下”。

左图名为《淇渭图》,绘倒挂竹一枝,淡墨写枝,浓墨捺叶,姿态秀妍,颇有临风弄月的风致。右图名为《乔柯竹石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关于写竹,画史中有这样的说法:从北宋到元初,画墨竹不外叶生于枝,枝应于节,画的是眼中之竹;元代到明代中叶,画墨竹渐化为心中之竹,信手拈来,跃然纸上。至于所画是否形似,已不介意;及至明末,所画之物仅见象征性的外形,其笔飞墨舞之韵完全是心象意趣化的方式。而王绂笔下的墨竹,正是由“眼中之竹”到“心中之竹”的转型画作。

比其画品更高的,是王绂的人品。史载,在京城时,有一次王绂在月色下听到有人吹箫,便乘兴作《石竹图》。次日清晨,王绂寻访到其人,将画赠予他。不料那人却是个商人。那人以红色毯子作为赠物,请求再画一枝竹子以配成对。于是,王绂要回先前的赠画,并将其撕碎,退还了商人馈赠的礼物。

对于王绂的人品,文征明有如是评价:“画品在能之上,评者谓作家士气皆备,然其人品特高,能不为艺事所役,虽片纸尺缣,苟非其人不可得也。”以上述故事观之,此评语可谓王绂的真实写照。 (朱林)

点墨·典画 第十八期

一周书情

图说生物演化 书写时代传奇

齐峻

《演化》

【法】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 / 帕特里克·格里斯 著
邢路达 / 胡晗 / 王维 译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这本由生物学家和摄影师合作编纂的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摄影艺术画册。严谨而平实的文字结合骨骼照片,将脊椎动物的演化历史娓娓道来;黑白摄影再现博物馆中的骨骼标本,从艺术的层面,创作方式已先于创作内容表达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全书从不同动物身体的结构对比入手,再依次讲述生物物种形成的机理、自然选择(包括性选择)的神奇力量、生物结构发生改变的过程和机理、环境对生物演化的塑造,以及演化与时间。从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许多现代脊椎动物的知识,而且还可以熟悉一些生物演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化石和事件。

《四季红》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这是被誉为“又一张爱玲”的蒋晓云所著的“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二本,讲述了1949年后,迁移海外及港台的这一特殊族群的离奇跌宕的人生。这本书里的民国女子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的爱得轰轰烈烈,有的纠结到令人扼腕叹息,有的还拥有简单朴素却令人敬佩的人生观。她们被动地卷入历史的洪流,却一个个有其真真切切的悲欢离合、血泪交融。上海滩显赫的金家七姊妹在历史的洪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而她们曾经的富贵荣华,也不过是天边的一抹余晖,艳丽却短暂。

《造梦者》

【美】马蒂·斯克拉 著 冷迪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马蒂·斯克拉是迪士尼幻想工程创意总监,迪士尼创始人华特·迪士尼“最得意的员工”,见证了全球12座迪士尼主题公园诞生的“迪士尼传奇”。《造梦者》首次揭开了迪士尼乐园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迪士尼乐园的选址原则、迪士尼乐园景点的设计理念、迪士尼乐园的经营法则、幻想工程师的领导法则等,是了解迪士尼乐园为何能够风靡全球的必读作品。

《屠夫十字镇》

【美】约翰·威廉斯 著 李广荣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1873年,从哈佛辍学的年轻人安德鲁斯,受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自然观念影响,带着寻找美好、希望和活力的冲动,来到屠夫十字镇,并跟随猎人米勒和其他两人进入科罗拉多山区猎捕野牛。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和想法,踏上了这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他们经历重重困难,还丢掉了一个人的性命,才重回屠夫十字镇,但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作者继《斯通纳》后的另一绝佳作品。一部年轻人带着寻找美好、摆脱庸俗日常生活的冲动,去旷野探寻世界源头的小说。一个关于寻找与梦想,信念、信仰和仪式,生存与改变的故事。